

〔典藏版〕



ZI
CHUAN

5

一统天下

下

老猪
著

史诗巨著 · 巅峰之作
十年之后，《紫川》钻石典藏版王者归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紫川

一统天下

老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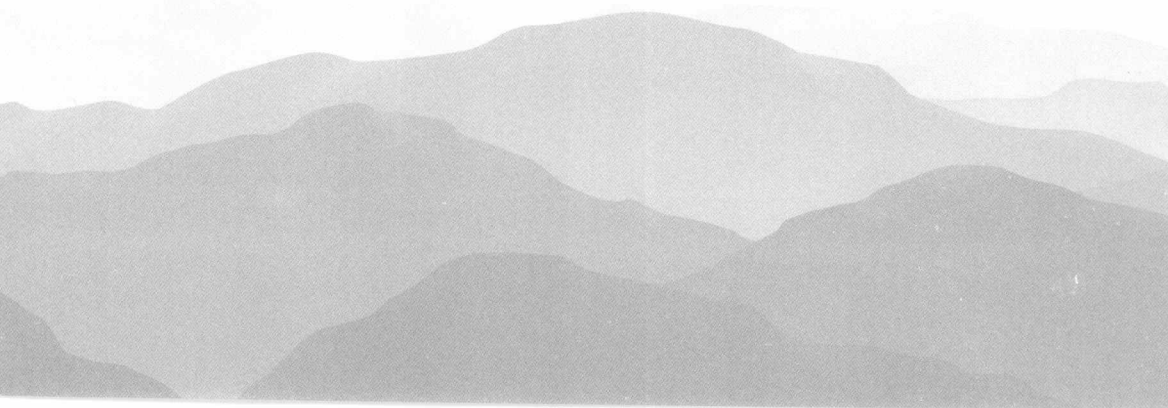
〔典藏版〕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CHUBANSHE

第四卷

远东勤王





第一章 瓦伦要塞

车队在雪幕中行军，打头的骑兵低沉地俯在马背上，风从他们的身后吹来，像是后面有一双有力的手在推着前进。雪幕遮盖了人们的视野，纷纷扬扬的雪片里，隐隐约约地看见远方地平线上的那一抹黑线，那是将大陆截断的奇迹——亘古巨山古奇山脉。

“碰到白川姐，真是太好了！”自获救后，紫川宁就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中，白玉般皎洁的脸颊上映上了一层红晕，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被那伙人围住了，我们都在担心这回完了，没料到白川你救了我们！白川你是打哪来啊？真是很巧啊！”

白川恭敬地说：“下官刚执行完大人的任务，正要回远东。没想到在道上碰到了宁殿下。请问殿下，围攻您的是什么人？他们中有人自称是监察厅的军官，他真的是监察厅的人吗？”

“是吧。”

“只是那群人……很差劲，不像宪兵。”

“监察厅的属下，未必一定是宪兵。”回答的人是李清，“帝林在各地网罗黑道枭雄，纳为己用。可能是当地监察厅来不及调宪兵，也可能是怕驻军不可靠。有时候，用匪帮比用宪兵方便得多。匪帮不曾拿过紫川家的俸禄，即使知道进攻的是总长也不会动摇。”

“这么说，帝林造反的传言，是真的？”

紫川宁和李清一起点头。李清严肃地说：“白川阁下，今天您临危不惧，凛然出手，拯救了宁殿下，为家族立下了大功。这是难得的机缘，还望您继续努力，为挽救家族存亡而奋战，将来光复之日，对您这样的有功之臣，家族是不吝重赏酬谢的。”

“清大人言重了。身为家族臣子，护卫殿下是本分。做应做之事，下官并无奢望重赏。”

“谦虚固然是臣子的美德，但赏忠惩奸也自是君主的职责。”

白川微笑，心里却在隐隐忧虑。她不知道自己擅自救了紫川宁，是否会给大人带来什么麻烦。眼前的两人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尤其是李清，打见面开始，这个文官看自己的眼中就带着几分担忧和提防，而且不断地强调总长会有重赏给自己。虽然觉得对方的心思幼稚得可笑，但当此情形，白川也有几分怜悯，柔声安慰道：“宁殿下，清大人，逆贼虽然气焰嚣张，但微臣和部下们还堪称善战，您完全不必担心。”

紫川宁温柔地说：“白川姐，那就拜托你了。”

“请殿下放心。只要微臣还有一口气在，叛贼休想伤到您。”

可以看出，两位逃亡女子很明显地松了口气，表情都松懈下来了。白川看在眼里，心里还是暗暗叹息。毕竟都是深宫里的高官和公主，对江湖险恶还是认识不够。她可以想象，为眼前的两个人，帝林会不惜拿整个国库来交换。自己只是口头上略微表示了效忠，对方立即就深信不疑了，这也未免幼稚了点。这年头，她见过太多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了。

抬头望着窗外那黑黝黝的地平线，紫川宁喃喃地说：“天快亮了。”

三人都望了出去，都觉得眼皮发涩脑袋昏沉。激烈的战斗，意外的邂逅，充满了震惊和惊喜的一夜过去了，大家却没有丝毫睡意，心里担忧着同一个问题。前方就是瓦伦要塞了，该如何通过好呢？

从行李里翻出了一本厚厚的名册，李清翻阅着说：“瓦伦要塞的守将是……吕玛斯红衣旗本，这个人，殿下您可有印象？”

“我知道他。”紫川宁回答说，“他原先是我的部下，是中央军的师团长。后来瓦恩斯塔事件后，被派去镇守瓦伦要塞。”

“您的部下吗？大人，敢问一声，您对此人是否了解？”

“了解？”紫川宁苦笑一声，“我们可曾了解过谁？事变之前，大家都是家

族忠心耿耿的臣子，甘心为我赴汤蹈火。那时候，忠奸之分，谁能看清？”

紫川宁的话语蕴含着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沧桑感。白川看了她一眼，心中浮起一丝柔情和怜悯。但她无法出声安慰，尽管她心中充满了同情。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在她与大人会面之前保护好她。

车声辘辘中，紫川宁脸上出现了困倦的神色。

李清说：“殿下，您安心在这里休息吧。下官和白川大人去前面那辆车。”她使个眼色，白川会意地一同告辞。两人叫停了马车，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驾驶马车的是一位年轻的禁卫军官，李清只是向他点下头，他便会意地坐到了马车前面，关上了中间的隔板，示意两位大人可以安心地进行谈话。

李清踌躇着，明亮的眼睛不时望着白川，欲言又止。

白川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她先开了口：“清大人，现在是非常时期。追兵随时有可能赶上来，您若有什么话，可以放心直说。”

李清缓缓点头：“白川阁下，我们平素交往不多，但我也知道您。当年，杨明华骄横跋扈，人人自危。但在那个大会上，您能挺身而出捍卫家族皇权，勇气令人钦佩。能在道上碰到您，碰到一位勇敢又正直的家族军人，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家族的不幸。这说明了，上天还没有抛弃我们紫川家，家族气运犹在。”

白川礼貌地欠身，她知道，李清说这话不过是铺垫而已，所以她也就很简洁地说：“清大人言重了。下官尽本分而已。”

“白川，您是远东统领大人身边的重臣，您熟悉他。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我们若能顺利抵达远东的话，统领大人会如何处置我们呢？”

白川微笑：“说处置什么的就太过分了。宁殿下不但是家族的首脑，也是秀川大人幼时的好友；而清大人您也是斯特林将军的遗孀，斯特林将军生前与我家大人情同手足。大人是个念旧情的人，我相信，在远东，二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款待，敬同上宾。”

李清轻声说：“我们要的，并不仅仅是款待。”

白川沉默了。她知道对方要的是什麼，但那个承诺，现在她是无法给出的。

“很抱歉，如何决断，那是大人才能决定的事。但我以家族军官的荣誉担保一件事，在远东，殿下的安全和自由绝无问题。无论大人如何决断，我愿为护卫宁殿下略尽绵薄之力。倘若有什么需要，清大人您尽管吩咐就是。”

听了白川的回答，李清脸上露出笑容：“谢谢你。”望着眼前的女孩，望着对方纯洁有如水晶的双眸，她真诚地又重复了一遍：“谢谢你，白川，代表紫川家，我谢谢你。白川，我不喜欢封官许诺，那样太庸俗。而且，现在我们确实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我只能给你一个保证，家族不会忘记那些在最困难时依然坚定的人。我相信，家族立国三百年，虽然遭受一时挫败，但绝不会就此衰落。你的忠诚，他日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清大人言重了。我是家族军人，这也是我的本分，回报什么的，那就不必提了。”

从她的语气里，李清听出了真诚。她意识到，眼前的女军官并非客气，自己许诺的东西，她真的不在乎。她拯救紫川宁，完完全全是出于公心和怜悯，而不是贪图未来的富贵荣华。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意志坚定，无欲无求，不为任何金钱和物质所动摇，只秉承信念和信仰。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简简单单的黑白二色而已。他们行事专注而固执，往往能为常人所不能为。

远东统领属下，竟笼络了如此多的英才啊！李清暗暗感叹。她问：“请教白川大人，依您对秀川大人的了解，您觉得他会做怎样的决断呢？”

白川看了李清一眼，淡淡说：“大人的决断，我等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李清笑笑：“先夫生前跟我说过，远东兵精，甲于天下。以如今国内战力的水平，只要远东军一出瓦伦关，扫荡他们易如反掌。这是匡护国政，平息叛乱的最好机会。家族中兴，在此一举，秀川大人的煌煌功业将名垂史册！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难道不该抓住吗？”

李清一通慷慨激昂的话说下来，白川只是平静地看着她，看得她心里发毛。过了好久，白川轻声问：“清大人，你也是先总长身边的人。平心而论，当年家族待我家大人，如何？”

李清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她支支吾吾地说道：“当年在先总长身边，颇有小人。先总长虽然圣聪，但受了蒙蔽和挑拨，对秀川大人可能有些误解……”

“参星总长殿下最信宠的无非是罗明海、帝林和斯特林三位大人了。我想请问，他们中间谁是挑拨离间殿下与我家大人的小人？”

李清无言以答。大家都是明白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是瞒不过去的。帝林现在反叛，但他当年与紫川秀的感情极好，多次明里暗里维护紫川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罗明海当年是与紫川秀不和，但他只是秉公行事，并没有私下找过紫川秀

什么麻烦，而且他现在已因与帝林力战殉国，李清也不愿编派他的是非。剩下的，就只有斯特林了，不过这就像个笑话了。

事实清楚地摆在眼前，当年一心一意猜忌和压制紫川秀的，只有紫川参星本人。

看着李清面红耳赤的难堪表情，白川轻叹一声：“清大人，我家大人是不世出的伟男子，他胸怀宽广，未必计较当年的事，但我们做部下的，很是为他打抱不平，觉得不值。清大人，我只是个小女子，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这句话就当我没问好了，这也不是我家大人的意思，请你原谅我的失礼多言吧。”

虽然对方并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也声明并非正式答复，但这个意思却已经表达了出来：昔年紫川家把我们远东当贼寇和敌人一样提防，现在有难了又来求远东出兵，凭什么？

一边是默默给予自己多年支持和关怀的结拜兄弟，一边是对自己打压又欺负的紫川家，自己要是紫川秀的话，不把紫川宁绑了交给帝林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李清苦着脸点头：“很抱歉……”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白川礼貌地欠身：“哪里，失礼的人是我。”

接下来，二人都没有说话，怀着不同的心事，二人都愣愣地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原野出神。因为疲倦，就靠在马车的座椅上，白川蒙蒙眈眈地睡着了。马车的颠簸中，她不时醒来，每次都蒙蒙眈眈地看到李清就坐在自己面前，手托着下巴，凝视着窗外的景色出神。在白川蒙眈的眼中，那个女子眉宇间有掩饰不住的疲倦。

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在白川心中闪过，眼前的人，是个刚刚失去最爱的丈夫的女人。她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起来。再怎么想，她也不能把眼前这个刚毅的女子跟“寡妇”这个阴森森的词联系在一起。

斯特林，已经不在这世上了啊！

想到那英姿飒爽的年轻将军，曾经是自己敬仰的偶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从此不再出现，白川难以抑制地一阵心酸。在马车有节奏的晃动中，她睡着了。睡梦中，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向她微笑着，恍惚中，那个男子依稀是紫川秀，但他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忽然又变成了斯特林，忽然又变成了帝林……他的身影在浓浓的烟雾中变幻着，最后忽然凝固成了一个白川熟悉又陌

生的面孔，他微笑着对白川说话，那话仿佛很重要……白川拼命地想，却怎样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起来，都起来了！”

白川从浑浑噩噩的迷糊状态中被叫醒，她睁开了眼睛。一个半兽人士兵粗壮的躯体遮挡了车门口射进来的光亮，他粗声粗气地嚷道：“女士们！你们已经进入瓦伦要塞巡防区，这是远东军辖区！交出证件，说明你们的来意！”

瓦伦要塞什么时候变成远东军的辖区了？

白川回过神来，她整理下衣裳，跳出了马车：“我是远东军红衣旗本白川。士兵，让你们的带队长官来见我。”

车队抵达了瓦伦要塞的近郊，远处，瓦伦城青色的城墙已经赫然在望。这时，随同保卫车队的，除了白川的卫队外，还有一路上碰到的远东军巡逻队和巡查哨卡，人数多达数百。

瓦伦要塞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古奇山唯一的通道古奇峡谷。在平地上看来，整个要塞仿佛是在天边一般，白云飘浮在青色的城墙边，无数的箭塔、城楼高耸入云，尤其是要塞顶峰的那座巍峨巨塔，让人仰着头也没法看到顶端。

紫川宁和随从们都是首次亲眼看到家族东方最坚强防线的瓦伦要塞，他们无不被那座镶嵌在雄峻山峦之上的巍峨巨城震撼。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在近千年间，正是这瓦伦要塞有效地阻挡了魔族的千军万马，他们脚下的这片大地，不知在上面发生了多少次鏖战，每一寸褐色的泥土都吸饱了血浆，每一颗沙砾中都隐藏着战死者的不屈灵魂。

马车就在这条褐色的宽阔大道上向上行驶，瓦伦要塞的城门在半山腰，要塞已近在咫尺，安全方面已不必担忧，大伙也就放下了心，沿着古奇山脉中的峡谷缓缓而行，一路观赏道边的景色。

因为先行的哨兵向要塞里通报了白川即将回来，一个简单的欢迎队伍已经在要塞城门外恭候了，白川看到里面当头的就有远东军副帅林冰和远东情报局副局长杜亚风。

她从马车上跳下来，径直朝林冰快步走过去。

“白川，一路奔波，你辛苦了。”林冰的神情永远是波澜不惊的平静，她微笑着说，“我听说了，你回来的道上碰到点麻烦？有人敢阻挠我们远东的车队？”

谁那么大胆？”

白川匆匆行礼，然后低声说：“林大人，下官有机密要情禀报！”

“嗯？”

白川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宁殿下就在后面的马车里。”

林冰秀眉骤然蹙起，眼睛大睁。她立即就往后面的马车走去，但白川拦住了她。

“大人，事关机密，现在人多眼杂，恐有叛军的眼线。下官已和宁殿下解释过了，容稍后再行参见。”

林冰看了白川一眼，犹豫了下。但很快地，她显然下定了决心，沉声说：“既然白川你受到袭击，那叛军肯定已知宁殿下在我军手中，隐瞒已无意义。”

“但是……”

林冰已经不再和白川解释了，她径直走过去，打开马车的车门。看到车里的人，她露出惊喜的表情，缓缓单膝跪下：“微臣林冰，参见殿下！事发仓促，微臣不能护卫殿下脱困，实在无能。微臣一直在为殿下担忧，天幸见怜，殿下安然无恙，家族不致断绝一线生机。”

在全场人震惊的目光中，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立即，有人惊呼出声：“宁殿下，她是紫川宁殿下！”

“紫川宁殿下！”

声浪就如波纹在水中一般迅速荡漾传播着，这时，即使没见过紫川宁的在场人也明白了这个事实，紫川家的总长已经流亡到了瓦伦要塞。在这一刻，震惊过后，众人的第一感觉不是惊喜或是失望，而是手足无措。

虽然远东军官们早已是“只识紫川秀，不识紫川家”，但再怎么，大伙名义上还是紫川家的属臣，不少秀字营军官早年都是出身家族军队的，眼见连远东军副帅林冰都跪下了，彷徨失措之下，不少人也犹豫地跟着跪下。

城门外跪倒了一片的人，参差不齐地叫道：“微臣参见宁殿下！”

“都快起来吧！”

紫川宁快步过去，拉起了林冰的手，双手把她拥在怀中。拥了很长一阵，她激动得什么也没说，只是泪落如雨。她怀抱中的林冰，并不是绝世名将，天赋才智也不见得如何出众，以前也屡屡犯错，甚至还屡屡被先总长猜忌，但这个人，对家族的忠诚却不曾有过任何动摇。自打帝都事变开始，林冰便多方奔走，为挽

救自己的生命而奔波努力。虽然身处僻远的边疆，但林冰对家族的忠心更胜任何高官显贵。

“林冰阁下不必愧疚，事情来得太突然，逆贼心狠手辣，谁都料想不到。如今国家沦丧，叛军窃居中枢，盗用我家族名义欺瞒各方，欺压良善。宁无能，忍辱负重流亡至此……”

说到这里，林冰立即接上去：“殿下请放心，远东军人对家族赤胆忠心。在这里，您的安全决计无忧！”

“如此，有劳林冰阁下和诸位大人了。”

紫川宁对众人点头致意，换来了众人一片杂乱的回应声：“殿下言重了，请殿下放心好了。”

“殿下，请容微臣为您介绍。在这儿的，都是我远东军的精英人物，紫川家的赤诚之臣。这位是远东军情报局副局长杜亚风阁下。”林冰殷勤地介绍道。

紫川宁微笑着，心下却对林冰的用意十分感激，这位远东军的副帅确实是家族的忠臣，她在为自己创造机会。远东统领如今态度暧昧，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打算。现在，紫川宁能笼络争取到的远东军将领越多，她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与在场的远东军官们介绍后，紫川宁转过头问林冰：“林冰阁下，请问秀川统领在哪里？我想与他会面。”

林冰微微一愣，现在紫川秀态度未明，她实在不愿马上让紫川宁与他见面。

她含糊道：“殿下一路远来辛苦，微臣建议，您还是先休息安顿好吧。请跟我来，我们已经准备了休息的房间、饭菜和热水，微臣带您先过去休息吧。”

在她的带领下，一行远东军官簇拥着紫川宁和随员们前呼后拥地进了城，反倒是今天本来被迎接的主角白川成了旁观者。看着林冰，那个素来以冷静优雅而著称的远东军副帅激动得脸上浮起了红晕。白川若有所思，秀眉渐渐蹙起，目光中也露出了寒芒。

杜亚风走过来跟白川打招呼，他的神情有点尴尬：“大人。”

“呃？”

“欢迎您远道归来。我们本来给您准备了房间和饭菜，但现在，林大人都拿去招呼宁殿下了。您得稍等下了。”杜亚风的神情有点惶恐，虽然他现在也成了紫川秀直辖的将领，但对着老上司白川，他的态度依然恭谨，像是害怕白川责备他似的，“实在不好意思，我马上去安排，让他们整理好房间和饭菜。”

他惴惴不安地偷望白川的脸，却看到白川神色平静，秀眉微蹙，显然是心事重重。

她问：“大人可在要塞里？”

“正是。”

“那么，”白川微咬银牙，显然下定了决心，“杜亚风，我还是远东情报局的局长吧？”

杜亚风一惊，以为这位前上司对自己有所猜忌，连忙表态：“当然，下官只是暂时代为主持而已。大人您是远东情报局的局长，这点毫无疑义！”

“那么，你马上执行我命令！”

“请大人明示！”

“你立即派人，给我把林冰长官监视起来！她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向我报告！”

“啊！”杜亚风大吃一惊。林冰是紫川秀的重要助手，还是远东军最有资格的元老。她平素行事公正，关心士卒，在远东军中威望极高，她的级别甚至比白川、明羽等重臣还高，可称得上是紫川秀以下的远东第二人。

“大人，虽说情报局是特务部门，权限很高，但对林冰长官实施监视的话，我们得有秀川大人的命令才行，否则……”

“秀川大人那边，我会去说。”白川不容分说地打断他，“我是情报局局长，有什么责任，我会负起来！你现在要的是行动！”

杜亚风还想辩解几句，想说这不合乎程序。这时，白川看了他一眼，那是幽幽的、深不可测的一眼。杜亚风醒悟过来，哪怕再多说一个字，自己就彻底完蛋了！

“明白了！”他低着头，“我马上去办！”

“很好！绝不可让她察觉。要派忠诚可靠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靠的人！”

杜亚风冷汗直冒：“明白！”

白川点头，她轻松地说：“秀川大人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第二章 阁楼圭玉

“白川，你可回来了！”远东统领向麾下第一重将微笑着，“路上辛苦了，快进来吧！”

“大人！”

紫川秀那满头雪白的银发触目惊心地映入眼帘，白川整个人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那满头白发的青年将军，不知为何，她的鼻子发酸，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

“大人，您……您受苦了。”

“说的什么话呢。”紫川秀笑着摇头，“进来吧。”

紫川秀把白川迎进了办公室，给她倒茶递了过来：“白川你这次一去就是差不多半年，走了几千里，辛苦了。”

后者惶恐地接过来，轻轻地搁桌子上，立正行礼道：“大人，很抱歉，下官把任务办砸了，您责罚我吧！”

“哦？”紫川秀抬眉笑笑，倒不显得很惊讶，“说说看。”

白川把与林家的交涉过程说了一下，紫川秀神色沉静，端着一杯茶微笑着，也不见得如何恼怒或者失望。

“这事，并非白川你的过错。帝都事变是个谁都想不到的意外，这是天运，并非人过，白川你就不必再烦恼了。”

“下官无能，办事拖沓了。若我能早点和林家达成协议……”

“即使你能达成协议，帝都事变照样会发生，协议一样会变废纸的。”紫川秀摇头，“失职的人是我，我的目光太短了，只盯着魔族和远东，却没留意国内，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大人，您到了瓦伦，魔族那边怎么办呢？”

“因为雪灾，野蛮人被冻死不少，这是天幸了。罗杰留在那边，远东第一军也留在那边，两个魔族军镇都在那边，再加上亚昆族、哥昂族、蒙族和塞内亚等各部附庸军，我想顶住实力大伤的野蛮人还是没问题的。我带到这边来的，有我的亲军，你的第二军和秀字营，还有两个魔族军镇。再加上原来明羽的第三军。国内的局势很乱，关键时候我们要能说得上话，手上不能没有筹码。”

白川嗫嚅着：“大人，下官可能办了错事……可能给大人您添了很大的麻烦。”

“办了错事？白川你说的是什么？”

“大人，在路上，我碰到了紫川宁和李清，她们正被一群暴徒围攻，我出手救了她们……”

话没说完，紫川秀已经打断了她：“她们现在在哪？”

“我带她们到了瓦伦。”

紫川秀大喜过望：“紫川宁和李清，现在都在瓦伦吗？”

“是的。刚才林长官带走了她们。现在她们该和林长官在一起。”顿了一下，白川鼓起勇气，“大人，下官要向您控告林冰大人！”

“呃？”

“下官带宁殿下回来时，事先已向她禀告了，为避免军心浮动，我们最好将宁殿下在我们军中的事隐瞒住。但林冰阁下她居然大张旗鼓地宣布宁殿下抵达的消息，带头向宁殿下效忠，还将在场的军官介绍给宁殿下。”

紫川秀对白川微微一笑，说：“林冰阁下这样做，并没有违反军纪。”

“是的。”白川站得笔直，她毫不退让地正视着紫川秀，“但远东军从创建伊始就浸透了您的心血。这是您一手打造的军队，不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这个原则，高于任何军纪！”

“宁殿下是林冰的旧主，林冰为她着想，那也是人之常情，未必就有什么别的想法。”

“大人，远东军团六十万将士，从瓦伦要塞一直到魔族东大荒草原的万里疆

土上生活的两千万各族子民，他们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您。除此之外的任何人，无论他有着如何显赫的身份，无论他的出身如何高贵，我们都不承认！”

紫川秀长叹一声，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大步出了门。他的身后传来白川急促的叫声：“大人，您……您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紫川秀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白川。他简单地答道：“既然她们在瓦伦，我就必须去见她们。这是我欠哥应星的，也是欠斯特林的，无法逃避。”

餐厅里，经历了长途跋涉而来的禁卫军官兵坐成了整齐的两列，他们正在安静地用餐。在士兵们的脸上，很容易地可以看出疲惫和憔悴的痕迹，有人头上还裹着纱布，血迹斑斑。但现在，他们的神情是安谧而放松的。他们经历了艰难的苦战，逃过了凶险的追捕，将自己的主君护卫到了安全的地方。面对着苦难和危险，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比起那些中途逃脱的同伴，他们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紫川秀也看到了紫川宁，事实上，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她。在人群中，这位紫川家的未来总长依然是那么引人注目。她美丽的容貌、恬静的气质使她卓然于众人。即使在逃难之中，她依然保持了与身份相称的气度。

他看着她，看着那个美丽的女子，自己曾经的梦想和憧憬。卫国战争开始时，自己与她在帝都告别，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但现在看来，那似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自那以后，发生了多少震惊世界的大事。

魔族王国覆灭了，紧随其后的，紫川家也毁于内乱了。斯特林的笑脸从此成了回忆，帝林的长剑杀气腾腾地逼来。战火在燃烧，硝烟永无尽头，沧桑写上了少女天真的脸。

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着少女蹙眉而强作欢笑的脸，紫川秀眼睛微微湿润了。如果有可能，我愿倾尽所有换回那无比美好的时光。那时，我是多么真切地爱着你啊！

在门口出神了好一阵，紫川秀才下定了决心，大步走进去。林冰看到他，站起来恭敬地问好：“大人！”

声音惊动了正在用餐的客人们，大伙抬起头望过来。紫川秀做了个手势：“打扰了。诸位自便，吃饭时不用那么客气了。”

但此时，紫川秀的身份昭然若揭，连林冰都要称大人的人物，在远东军中，

只有一个。客人们纷纷站起身来行礼：“参见统领大人！”

在禁卫军官兵们眼中，紫川秀看到了崇拜和激动。白手起家在远东崛起，独力阻挡魔族大军，从叛逆到家族的英雄、魔族王国的征服者，能亲眼见到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官兵们怎能不激动？而且，现在的紫川秀身份更加重要，无论是实力、威望还是韬略上，他是唯一能与帝林抗衡的紫川家重臣。

但在紫川宁眼中，她却有不同的感受。她傻傻地望着眼前的男子，眼中盈满了泪光。

两年不见，紫川秀依然那么英俊。他站在那里，一头雪白的银发下，是深邃而锐利的剑目和抿紧而轮廓分明的嘴唇。昔日还略显稚气的白皙脸庞，如今已被磨砺得黝黑粗糙。犹如百炼成钢，顽石被炼成圭玉，战争和苦难磨砺了紫川秀的气质，冷静，挺拔，自信，干练，俊秀，气度从容。

一身深蓝色的高级军官制服穿在他身上，比贴上去的更合身，衬托了他的威武气势。他只是站在那里就能使人发出惊叹——世间竟有如此完美英俊的男子！紫川秀的英俊是阳光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他具备了优秀军人的阳刚与正直气质，令人们一眼就能知道，这是一位值得信任的人。

他径直走到了紫川宁面前，单膝下跪，沉声说：“总长殿下，微臣谨代表远东军全体将士，欢迎您来到瓦伦！殿下您一路辛苦了，微臣护驾来迟，请殿下恕罪！”

可以听到，周围骤然清晰的呼吸声，禁卫军官兵们面露喜色。紫川秀的话放在平时，那是一点不稀奇。但如今，他的表态却意义重大。这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一个事实，远东依然尊紫川家为君。奔波跋涉良久，他们终于见到了复国的一线希望！

“秀川统领大人言重了。”紫川宁盈盈起立，俯身扶起了紫川秀，温柔地说，“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来得鲁莽，打扰秀川大人了。”

“不敢。”紫川秀简单地说，起身做个手势，“不知殿下大驾光临，微臣接待不周，实在罪该万死。殿下万金之躯，这里地方简陋，实在不足迎接殿下。微臣斗胆请殿下移驾，也好让微臣略尽地主之谊。”

她温和地说：“如此，就有劳秀川大人了。”

“不敢。殿下请随我来。”

跟着紫川秀，紫川宁离开了餐厅。林冰、李清、白川三名高级女军官对视了

一眼，大家都在彼此目光里看到了深深的戒备。然后，她们不出声地纷纷跟上。

窗外是巍峨的群山，冰凉的山风从窗口吹入，带着一股山野的清新感觉，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是瓦伦要塞的最高点，瓦伦阁楼的顶层。从这个大房间的东边窗户望出去，可以望见一望无际的远东平原，森林原野，辽阔的天空与大地，令人心旷神怡；从房间的西面望出去，则是人烟稠密的达玛行省，城镇和乡村星罗棋布在大地上。

因为这个房间的视野和景色，或者因为“要塞最高点”的心理优势，历任远东统领都喜欢把这个房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紫川秀自然也不能免俗。现在，他就把紫川宁等人带到了这里。

窗外是难得的美景，但房间里的人并没有欣赏的心情。大家围坐在办公桌前，沉默着，心事重重地互相打量着，谁都没有先说话。

倒是紫川秀洒脱，微笑着：“事变来得太突然，林长官发报回来时，我们都不敢相信。打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为殿下和嫂子担心，林长官还特意去警告了帝林。幸好，殿下能脱险至此，这才让大家放下了心。殿下一路上该是吃了不少苦吧？您都清瘦了。”紫川秀凝视着紫川宁，目光中充满怜悯和爱惜，“殿下放心，到了这里，您就不用担心了。”

“嗯。”紫川宁用力地点头。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人后，她只觉得全身都轻松下来，绷得紧紧的心弦也放松了下来，就像万米长跑的选手冲过了终点，剩下的只有愉悦和轻松。

紫川秀转向李清：“我已派人联系过帝林。他承诺，绝不会委屈了二哥的身后事，会风光大葬，遗体将入驻圣灵殿。嫂子，您可以放心了，二哥一生精忠报国，进圣灵殿，这也算是了了他的夙愿。”

气氛一时肃穆了。众人这才意识到，除了紫川宁的随从外，李清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斯特林的遗孀，是紫川家最伟大的战士的妻子。

紫川秀说话的时候，李清用手捂住了脸，默不作声。但从她的指缝里，隐约可见泪水，在被捂着的手里，传来了压抑的、轻声的抽泣声。

白川给她递去一方手帕。李清站起身到窗前擦干了泪水，回过头来对着众人说：“抱歉，失礼了。”

包括紫川秀在内，大家都起身，向她深深地一鞠躬，以示哀悼同情之意。